

西園聞見錄

校印西園閱見錄緣起

張萱西園閱見錄一百六卷見千頃堂書目史部別史及明史藝文志
史部雜史世罕傳本民國二十五年本社得三山陳氏居敬堂藍格鈔
本不避清諱當是明鈔有開萬樓藏書印記審爲汪啓淑舊藏據萱崇
禎五年壬申自序緣起謂曾選刻內編外編雜編各二卷今未見傳本
亦不見諸家著錄蓋泯沒久矣其書據陸自嶽序稱爲百二十卷萱自
稱百卷經徐世儀更訂爲七十四卷今陳氏所藏實一百七卷或後來
重訂大抵上起洪武下迄萬曆內編以表德行專重行誼外編紀政事
依官爲次始內閣翰林六部臺諫以及外官然後分衆事以隸之其方
伎之屬無所歸者則爲雜編意在因事存人因人見事復各分言與行
爲二其爲書足與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競爽雖考辨之精容有未逮而
採摭浩博則遠過之觀其所紀多非今所習見則原書已亡幸賴此書
而存者也信爲考明事者所必參稽惜沈閱已久學者每恨無由得見
本社不敢自秘乃謀爲之授梓順德李氏有光緒間傳鈔本展轉借閱

知陳本殘蝕字句而李氏本缺卷凡十有八其餘互有得失未必同出一本而皆錯謬百出幾于不可句讀因屬本社研究員曹詩成君發兩本對校復由導師鄧之誠先生重加訂正其顯屬筆誤者則逕改之否則正以他書其不能改者則仍之以見矜慎大約十得八九其次第顛倒一事復出者復稍稍董理然後此書粲然可讀隨校隨印閱時半載始克觀成欣然爲志緣起願與海內外讀者共之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哈佛燕京學社謹識

西園聞見錄序

西園公家博羅與余家蘭陵者限南北西園公於博羅稱達尊與余於蘭陵爲後學者又年上下載攷西園公以博雅推祕省昔當神宗朝戊戌之二十六年與予後學又十二年生又十年始通籍者且格格若左始予習爲經生言也謬意學古有待既而服官歸善簿書勞勞有人民有社稷亦可佞曰何必讀書然終以太乙老人不復當吾世再見怏怏亡何西園公移書至壽予大父五十追原厥始蓋自許墅榷關太封公五十纔半誠哉是言予不益瞠乎後耶予幸從邑大夫後親西園公一代典型若湯文則聞而知之也若予一人不己見而知之乎啞然笑亦復沾沾然喜自以爲可謝吾孟夫子未也斯文謂何西園公早已志之西園公之言曰吾向以老公車直祕書而設負此千載之一時不韻亦著有十五篇矣天不憖遺一書舉畀秦火吾又不忍溟滓告已退而著西園聞見錄凡百二十卷苦志凡二十餘年尙然絨藤襲之以私所好詎惟不韻亦不廣且遠近索抄戶已屢滿借一瓶還一瓶殊覺勞攘曷

若舉而付諸梓已又瞿然於工作之浩費謂制府姚江王公即捐有八十金經始尙需四百餘金告成夫以西園公少長書史賣金買書旣仕又以西省制作見書忘金及官歸仍閉關爲玄晏不履邑不言事不干謁請不苟首行者直廿餘年而猶然期一力餒之隻手獨拍其何以堪且是刻成其於金匱石室耳罕聞目罕見之祕悉自內篇外篇雜篇凡百二十卷中了了備載可令賢者讀之識大亦可令不賢者讀之識小就西園公見聞以擴後學見聞詎惟予一人是幸蓋將以流傳天壤各授一簡於梁王兔園而敢斬邪呼之力其弗以共襄厥事願予署懸魚久矣方今害馬爲祟類欲得民而甘心之匪輦金都下爲一身計陞遷卽輦金里門爲子孫計長久而獨子官兩載無能積一金助餒正恐西園公知我未必知我如是之深會予覲留攝篆博邑卽日下令國門敢有藉口耗羨傷吾民以重傷吾志者罰無赦竭幾晝夜力爲博民大破天荒掃盡從來積蠶一時士民之爭輸納者騰湧不數日完賦三千謬以爲一念之冰蘖所致比拆封尙浮正額一十三兩左右曰此得之併

封非耗羨也予正色斥之使予志不在耗羨而猶在此需併封其何以
正告博民曰吾充類至義之盡如斯不若持此以助餼書費而俾郡之
敦詩書說禮樂者家真一編其利爲尤溥耳因笑謂西園公西園公唯
唯命序之夫序則安能亦聊以見吾署博時之所志焉而已矣晉陵陸
自嶽題於羅浮公署

四月初一日縣主陸又捐俸拾兩助刻

西園聞見錄錄起

余往家金陵獲交故大司寇王公世貞數爲余言李賓之最稱憐才而北地信陽皆不振弇州山人老矣當世得失之林子其勉之蓋讀子廣陵懷古詩諸小序及他古文詞謂孺子可與言史也復移書左司馬汪公道昆鉄中誠有意於班馬之業乎不可當世而失張生余謝不敏然二先生命之矣久之二先生皆捐賓客歲戊戌余乃通籍西省時有正史之役謬爲當事推擇竊幸獲窺金匱石室之藏後死謂何昔魏收願直東觀鄭樵求入祕書今之日嶺外老公車千載之一日也故視草之暇卽覓書備節略累朝實錄自洪武迄隆慶凡三百卷私名之曰西省日鈔不敢言實錄也竊以己意詮次之凡十之三卷凡一百亦名之曰西省識小錄臣不賢不敢識其大也書成不獲司寇司馬二先生讀之自以爲恨徒官版曹分司吳關單騎束急還里迎先太安人就祿取道金陵以八年所囊之筆諸內制及諸撰著凡十五篋寓舊館人妄意抵開移還者中忽爲舊館人隣居祝融奪去西省日鈔及識小錄皆付秦

焰矣此昔者余友王穉登詛祝融文所爲作也歲辛亥罷歸交絕途窮
遂初已賦桑榆難迫筆硯未荒家稍藏書尚可詮次乃復採摭前言往
行自洪武以迄萬曆爲西園聞見錄則大小皆識以俟後之謀野者不
敢言史也客曰園公豈以李陵竇憲餘波常及人乎余竊否否談何容
易神宗龍飛張文忠公居正欲撰國史首推毅者司寇司馬二先生疏
且上人有間言婁東新都卽史才非史局也奈何局之外令越徑局之
內令曠員二先生亦輒沾沾自炫以媒自攝文忠遂中變以寢其議久
之陳文憲公於陞復以國史請報聞開局矣第問史局不問史才無何
文憲去位時史局惟葉公向高有四夷志焦公竑有經籍志餘所受簡
皆未有聞此非才之難則史之難也今我朝以史行世數十餘家其能
成一家言者鄭端簡公曉吾學編薛公應旂憲章錄陳公建皇明通紀
最顯著于嘗攜入西省以累朝實錄考之往往不合卽昭代典則皇朝
典故紀聞皇明名臣言行錄皇明名世類苑與弇州山堂別集弇州史
料諸書亦彼此互異恐未必皆出弇州之手也故大司馬孫公鑣嘗以

書與學憲余公寅謂弇州不論何事出其手便令人疑非真史之難如此蘇子瞻曰文章之任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歐陽永叔以是見付不敢不勉然劉道原欲修三國志未果子瞻謂壯輿子可爲之壯輿曰公曷不爲子瞻曰某不是當家曾子固隆平集宋史也當家矣亦止言集不敢言史西園公何物聞見之錄惟小者皆識敢以史言乎錄凡一百卷而以言行分類史不以類而言類者自別於史也讀者亦曰良工苦心第宋文憲公謙與危學士素纂修元史不能盡得勝國遺事日袖餅餌果核就諸老兵劇談博採而後元史始成今讀之尙有遺憾予拮据此錄苦心二十餘年第一耳一目而已能有傾篋盡授如蔡伯喈之於王仲宣乎能開局辟召如司馬君實之得范夢得歐陽永叔乎間者郡大義父與徐公儀世在郡日嘗遣書傭數人居西園數月鈔去更訂爲七十四卷欲梓行於金陵公諸謀野余數以書止之此白鳥腹中物也幸毋燒劓剛氏令蘇子瞻曾子固及王汪二先生地下掩口丁卯秋日

張蒼題

是錄也海內朋游聞而知者數四寄聲宜授諸梓以公同好未有以應也歲辛未按臺嘉興高公諱欽舜首捐二十金壬申制府姚江汪公諱業浩亦捐八十金檇邑大夫膳寫是錄及西園彙史以進予聞命廣召書傭授簡十未及三制府以讀禮行矣復以書見屬二書完抄當寓於嶺西左轄吳興王公諱道元以見授也余固以來貲壁完公曰君却此貲豈欲不穀亦却此書乎予九頓唯唯公行已一月聞見錄始完抄而彙史甫抄十之二夏六月始緘聞見錄馳上左轄公郵致姚江若彙史尙需異日以副制府之命時諸當事者亦相次移書郡縣磨進聞見一錄未免郡縣煩勞况多書傭訛舛再加詳訂欲付剞劂應彼四方之以一瓶來者第計其工力卽制府八十金以經始之尙需三百餘金西園老農竭力耕田仰供賦稅瓶粟旣難於宿吞且婚嫁未畢索飯者日啼門東能令剞劂氏復居肆乎不得已拮据賦稅之仿積蠶累微先鐫總目及內篇外篇雜篇各二卷有索抄者先以此六卷應之曰當有同

好惠然捐貲舉全書相次災木矣無庸索抄借一瓶還一瓶以蹈
彼此皆癡之誚亦西國老農所爲操豚蹄而祝篝車者乎若彙史
之鑄其工力當數倍此編彼西國史餘鑄且中輟於彙史又何望
焉壬申秋七月識小野史又題

序終

門人姚日昌監刻

西園聞見錄總目

內編

卷之一

孝順前

卷之二

孝順後

卷之三

友愛 圖範

卷之四

教訓 譜系 祠墓

卷之五

敦睦 鄉黨 婚姻 親故

卷之六

師弟 朋友 婢僕 用義食

卷之七

道學

卷之八

好學

著述

藏書

卷之九

警省

慎獨

志向

寡欲

懲忿

習靜

改過

正大

忠愛

恭順

卷之十

剛方前

卷之十一

剛方後

卷之十二

嚴肅

狷介

卷之十三

廉潔

卷之十四

鎮靜 仁慈 寬洪 容忍 和緩 節儉 誠實 真率
謙抑

卷之十五

練達 機權 勤勞 急公 韜晦 慎默 敬謹 信誼
雅量 不校 厚德

卷之十六

隱惡 釋怨 復仇 息訟 處謗 去讒 處小人 報德
陰德

卷之十七

好施 臨財

卷之十八

仗義 託孤 交際 狗知 患難

卷之十九

殉難 義烈

卷之二十

抗節 仕遇 見幾 恬退

卷之二十一

知止 投閒

卷之二十二

高尚 畸人

卷之二十三

任誕 安分 安命 安貧 惜福 救解

卷之二十四

詞氣 衣服 飲食 臨喪 戒色 戒酒 戒好名 戒謔

戒險 田宅 戒躉貨

卷之二十五

保家 治生 攝生 歸全 行樂

外編

卷之二十六

宰相上

卷之二十七

宰相中

卷之二十八

宰相下

卷之二十九

翰林 經筵日講 宮寮 史局

卷之三十 吏部一

銓授 慎擇 資格 惜才 惜名器 重外任 久任

卷之三十一 吏部二

異途 起廢 任子 考察 恩典 黜斥 推薦 延納

卷之三十二 戶部一

理財 勸農 賦役前

卷之三十三 戶部二

賦役後 催科 節省

卷之三十四 戶部三

積貯 開墾

卷之三十五 戶部四

鹽法前

卷之三十六 戶部五

鹽法後

卷之三十七 戶部六

漕運前

卷之三十八 戶部七

漕運後 海運前

卷之三十九 戶部八

海運後

卷之四十 戶部九

關稅 照舊稅 蠲賑前

卷之四十一 戶部十

蠲賑後 救荒 安集 流移 養濟

卷之四十二 禮部一

禮儀 郊社 祀典

卷之四十三 禮部二

宗廟 山陵 從祀 章服 婚禮 喪禮

卷之四十四 禮部三

選舉 科貢 科場

卷之四十五 禮部四

國學 提學 學校 教官

卷之四十六 禮部五

宗藩前

卷之四十七 禮部六

宗藩後

卷之四十八 禮部七

天文 曆法前

卷之四十九 禮部八

曆法後 日月食

卷之五十 禮部九

樂律前

卷之五十一 禮部十

樂律後

卷之五十二 兵部一

邊防前上

卷之五十三 兵部二

邊防前下

卷之五十四 兵部三

邊防後上

卷之五十五 兵部四

邊防後下

卷之五十六 兵部五

防倭

卷之五十七 兵部六

海防前

卷之五十八 兵部七

海防後 江防

卷之五十九 兵部八

貢市 卻貢

卷之六十 兵部九

操練 邊籍 繕塹

卷之六十一 兵部十

修邊 邊儲

卷之六十二 兵部十一

職方

卷之六十三 兵部十二

京營

卷之六十四 兵部十三

餉饋 清軍

卷之六十五 兵部十四

邊軍 班軍 軍伍 衛所 屯戍 墩堡 徵調

卷之六十六 兵部十五

以夷攻夷 屬夷前

卷之六十七 兵部十六

屬夷後

卷之六十八 兵部十七

屬國

卷之六十九 兵部十八

將權 攜黨 邊禁 車戰

卷之七十 兵部十九

船政 馬政前

卷之七十一 兵部二十

馬政後

卷之七十二 兵部二十一

茶法 驛傳 受降 賞罰 信賞 必罰

卷之七十三 兵部二十二

器械 備禦

卷之七十四 兵部二十三

邊防文法 將略前

卷之七十五 兵部二十四

將略後 將才 持重 息兵

卷之七十六 兵部二十五

恤軍士 戒殺 招撫

卷之七十七 兵部二十六

用間 召募 討逆

卷之七十八 兵部二十七

任將 用人 武科 武爵

卷之七十九 兵部二十八

士官 士兵

卷之八十 兵部二十九

勳補上

卷之八十一 兵部三十

勦捕三

卷之八十二 兵部三十一

勦捕下

卷之八十三 兵部三十二

截定

卷之八十四 刑部一

法律 執法

卷之八十五 刑部二

欽恤 惡赦 平反

卷之八十六 刑部三

明允

卷之八十七 工部一

治河上

卷之八十八 工部二

治河中

卷之八十九 工部三

治河下

卷之九十 工部四

水利

卷之九十一 工部五

屯田

卷之九十二 工部六

工作 錢法 鈔法 鈔關 權稅 開採 坑冶 珠池

卷之九十三

臺省 撫按 巡撫 巡按 建言上

卷之九十四

建言中

卷之九十五

建言下

卷之九十六

政術 立政 立法

卷之九十七

藩臬 守令 循良 恤民 聽訟

卷之九十八

緝奸 御下 察察 謹謫前

卷之九十九

謹謫後

卷之一百

黜廢 宦態 朋黨 內臣上

卷之一百一

內臣中

卷之一百二

內臣下

雜編

卷之一百三

術數 醫藥

卷之一百四

堪輿 二氏前

卷之一百五

二氏後 佛

卷之一百六

老 鬼神 燒煉 毀淫祠

卷之一百七

災祥 報應 妖術

總目終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目錄 內編

孝順前

前言

方孝孺 五則

陳獻章

李東陽

何孟春 四則

崔鐵

楊守勤

呂楠

姚涑

魏校

陳絳 二則

魏良器

劉仕義

朱以功 五則

徐階

陳氏述訓

平泉先生

李元薦

周思久

王錫爵

沈懋學

黃淑清

往行

洪武七年

張德懋

陳興

李貞

丘鐸

夏原吉

王佐

林祖

孫質

卷之一

陳洽

徐允讓

王忠

陳圭

王溥

鄭淵

喻德昭

吳總

莫轅

沈伯剛

戴君用

魏文昌

史五常

范從文

危貞昉

朱煦

梁德遠

趙孝先

朱昱

瞿嗣興

方克勤

程通

楊敬

錢英

鄭克敬

孫緒

蘭芳

卓敬

洪祥

周炳

易楚誠

凌餘慶

顧淳

孫毓

王中

陳汝楫

顧仲禮

王希曾

王讓

王紳

蕭邦現

李得成

唐 淳

閻 順

楊士奇

永樂二年

梁孟祥

張 信

曾士元

陳 立

權 謹

黃潤玉

楊 寧

凌孝子

王永和

周 濟

董 璘

羅 璋

趙 讓

劉 亮

高 舉

趙 紳

黃 璿

師 達

盛 宗

麴 祥

衛整女

馬完驥

郭 登

吳 順

翁孟統

呂仲和

張 諫

謝 胤

畢 鸞

王彥達

韓府恭惠王

李 宣

朱 儀

林 孜

陳 祚

甘 澤

陳 晟

方 銓

杜謙

鄭燄

榮瑄

劉鈇劉針

龐景華

吳與弼

劉珣

王華

陳雍

徐溥

熊翀

劉稱

張懷禎

陸容

劉閔

林俊

李方

林濟民

陳思禮

儲燿

何景韶

胡汝礪

姜昂

周昇

夏錢

沈忠

郭英

吳凱

閔玄

李大綱

何鑑

余全

沂陽安裕王

朱希周

王震

華雲

羅欽德

石鼎

林鄂

彭澤

沈瑄

盛全

寇天敘

何宇新

謝用

陳倫

虞謹

沈周

黃畿

徐珪

王軌

梁東之

陳獻章

王廷相

廖紀

方重杰

林淮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 內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雲間 張蓋臣子念甫 訂

孝順前

前言

方孝孺曰養親之道難矣以具滑醜甘美可以爲養則饒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以備采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爲之以愉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爲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孝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爲至大故報之爲甚難也耶必也致其身爲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己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亦難矣果能若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

又曰孝子之事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

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盡其心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皆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者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者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世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徇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又樂壽堂記曰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室廬輿馬服食寶貨音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適乎身而接乎耳目信亦足以樂矣然親苟不存而已獨享之蓋有聞絲竹而泣覩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忍下咽視堂寢而不忍安席者則其可樂也哀緣之以生何能樂於身心而無憾也幸而得親之在入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教也言有戒也見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爲之飽見吾親之身安氣和也吾雖疾而爲之輕雖蔬食布衣以奉溫清之樂中心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况財足以致豐美甘脆凡所欲皆可順之而無違則天之與我者厚矣其樂豈不大矣哉世之人非皆不能養也或困於貧窶而不能備物之奉或天早奪之雖有富

貴欲養而無由故富貴之爲憾尤甚也今臨海王君文俊雖喪父而二
母皆康甯有年雖布衣處閭巷而其力可致甘脆以爲養此其可樂者
大矣焉可不知其爲樂乎予少時未有所知以父母之樂爲可常雖在
膝下而不知其爲樂及今而念之欲一見吾親不可得矣自茲以往縱
僥倖有成而竊五鼎之食三旌之位亦無與於樂矣故每遇有父母者
輒幸其可樂而且爲之言恐其不知爲樂亦若予之追悔於無窮也
又勉學詩曰藹藹桑梓樹遲遲杖履音未瞻父母顏已起恭敬心樹木
手所植杖履身所任此物猶足重况彼鍾愛深父愛我亦愛不問歌與
禽六親同骨肉何以能相侵

又詩曰內則記孝養檀弓著哀思寥寥三代音於此猶見之我欲繪作
圖豈乏丹青師丹青狀形體性情那可爲冬夏適溫清芳鮮在盤匱二
親未飲食知子渴與飢奈何報本心限以百歲期飛鳥失其巢尚且鳴
聲悲創鉅痛亦深衰麻交涕洟聖王爲制禮進退隨天時千人萬人心
一人心可知又曰兒童聚嬉戲不離父母傍父母願盼之百憂爲爾忘

推此慈愛心比同春日光陽和透地脈草木俱芬芳兒身已長大能不念往常愉色與婉容傾心奉高堂嗟我力何短父母恩甚長
陳獻章曰子之養其親期於適焉耳苟至於適雖聖人不能以有加也
違問其他具足於內者無所待乎外性於天者無所事乎人

李東陽曰刲股之事昔人論之詳矣大抵善之者謂以身報德爲孝疑之者謂毀身輕生爲非孝予則以爲亦原其心而已苟其心誠且逼譬之採焚拯溺甯赴湯蹈火以求益於事不得與以死傷生者比君子於此固當有取焉且天下之語評色忤食稻衣錦者何限不彼之責而責此無亦自比於不孝設淫辭而助之攻乎故鄆人之對說者以爲非韓昌黎所作或曰彼見其時習而成俗故矯而爲之辭其言聖人所未先爲者不可以立法垂訓則雖非轉出亦理之不可易者也願爲天下計者不必使人皆有是行而願人之皆有是心苟有是心擴而行之無所往而不爲孝也

何孟春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孝感之事史冊繼書蔬菜非時而得藥

物不期而會泉出舍雀入幕苗再生鯉雙躍諸如此類未易縷指此非天神之所爲以相孝子之心者乎而劉殷之粟沈震楊範之米郭巨之金趙雋之錢乃至爲之顯識而畀之夢寐而告之神理一至是耶天雖高其視下其聽察誰謂天道無言

又曰韓退之歐陽生哀辭云詹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退之此言特欲解其父母之悲哀而安死者於地下耳非正論也世有違親養而遠遊不幸有吳起之事者借此言以自解其不爲萬世之罪人乎春故曰退之此言非正論也退之他日答陳生書謂君子事親以誠不待於外而後爲養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取爲親之羞者惑也夫陳生之不得不足爲親羞則歐陽生之所得不足爲親榮也可知矣爲人子者盍觀於斯

又曰孟子與氏等君子之所樂三而父母俱存爲之首至謂王天下有不與焉事親之樂蓋人生至幸舉天下不足與易而不可必得焉者而

吾二親得齊壽高堂稱俱無恙區區於愛日私當何如哉古人有以貧養者毀菽飲水盡其歡非心甘菽水而九鼎三牲爲薄也力之所至有樂地也韓退之乃因歐陽生而唱爲離憂志樂之論使功名士借口而違養焉今有王陽李密吳起庾純溫嶠並生於世吾不知其父母果孰爲無離憂其志樂也舉天下物不足易吾事親之樂而吾遠去膝下必有得而後歸曰爲父母樂何哉詹在京師久有摘其詩謂他有所戀者而退之美其以志養志毋乃曲爲之地也乎黃庭堅和王稚川歸夢之詩勉其歸養得朋友責善之義春讀之而竊歎以爲賢於退之以其能愛人以德也

又曰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捶而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爲表孝行此與郭巨事同方遜志曰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况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放覺不忍君子羨之况子孫乎

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或曰苟爲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知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與亦徵幸於偶耳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與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宋文帝勅表世通門爲孝行非可爲法者也韓退之曰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封腦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急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專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托良醫嘗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臥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爲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祊乏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其所自

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爲詭異之事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繕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不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太祖之教所以立教於天下者尙矣

崔銑曰父母鮮不正訓其子者巨盜宿猾垂死亦知戒子勿效其爲也况於德父令母之言乎子能守親之訓皆爲善人矣

楊文懿公守勤與王惟臣書曰卽日夏暑遠惟苦寢之內百憂薰心矧此炎赫何以堪此比有朝廷起復仍典內館之教人之欣羨僣軒而從之至者衆矣獨僕竊料執事之必不起也何以言之三年之喪上達天子金革無辟之說或謂出於漢儒然世之奪情起復者皆冒利忘孝之徒公論不容極詆痛排載之史冊百世之明鑑也今乃視爲典禮世不駭其異而反以爲榮榆俗至此可爲慟哭然近日陳太史緝熙能守禮不起羅太史廷魁能昌言李相之非曾謂秦無人乎夫陳有修史之命李當內閣之任其事皆重於教內館者然禮不可起也人之所以殊於

夷狄禽獸者惟禮耳陳李之賢否於是乎見之執事之賢宜追前古而曾今賢之不逮乎僕以是策執事之必不起也向者內館之命僕初聞駭嘆以爲汙辱亟欲辭避徐而思之文武僕御罔匪正人漢世侍郎亦用儒者今俾貂璫之徒早服詩書禮樂之誨意猶近古茲本祖宗之制有司遵用久矣正如宋之奉祠雖道學諸儒不能不就也故勉而受命然心恆不屑而無間可脫今始得以滿攷爲辭而力脫焉若蟬脫於汚濁若魚泳於清冷若仙子之謫降塵凡者復歸於清都紫薇之天也執事能復爲僕之所不屑者耶史事告成計在九月倘執事急至僅足滿攷需選恐不能與陞遷之命借至十月而獲與焉從五之與正五纔半級耳比而得禽王良所羞千駟萬鍾奚加於我矧區區半級曷足顧耶或者謂執事不起恐負方命之譴夫君子經德秉禮豈爲利害而遷况今上聖性寬厚仁覆如天公卿大臣樂成人之美其不加罪於守禮之士也昭昭矣又何懼乎執事初以童子擢高科登翰苑學豐而才達負令望於天下今一起則衆議叢之大節旣虧他美莫贖一不起則令望

益揚台鼎之陟有不難者僕惟執事見理素明秉禮方固必不爲羣言所惑然猶不已於言者友道蓋如是也叨叨不罪

呂柟雒氏重慶堂記曰孟子謂父母俱存一樂也人之有此一樂者亦多矣胡孟子言之難吾子知之深耶人少不知學長而無聞不足爲父母喜又其甚者邪侈頗越盡心毒身仇戚賊黨爲父母憂此雖父母存又何樂之有故孟子次第三樂言必得二樂三樂然後爲能知一樂也姚涑曰昔鄒人之對謂毀傷絕滅黷政傷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况乎一股之剔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忘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仇類也今觀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則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瀆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用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推其情而

直以毀傷爲罪則韓子持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代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是死周公且爲之而顧新於股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絕滅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

魏校答友人求墓誌文書曰吾兄立德足以顯親行狀之文自當傳諸不朽間有一二可疑者敢有請於執事如敘生祖母孫其辭不無回護而意則彰矣孝子慈孫之心無乃有未安耶舜後母之頑只是他人見得如此舜則負罪引慝至誠爲之設或告曰汝母不慈舜將愀然不忍聞也今未知吾兄所以致隆於生祖母者果能如其所以事嫡祖母者乎萬一有所未至則於大倫毋乃有未盡乎嫡祖母生祖母稱謂皆據吾兄立文而叔父獨稱同產弟瑄其後再見皆斥之毋乃失恭順之禮乎兄弟之子猶子也吾兄能事之猶父乎處偏待下等語無乃令自疑夫繼母不以慈處吾兄弟舜之負罪引慝肯爲是言乎凡此愚意皆所未安故敢有請願吾兄反求諸心寧過於厚無寧過於薄也

陳絳曰或問女子截鼻割髮以全貞人子封股割肝以爲孝同乎余曰截鼻割髮女子率其貞而爲也不愛尺寸之膚以養其大也割股割肝毀親遺體無益於親而祇自爲名耳曾是以爲孝乎故皇極之世勿旌又曰孟子云事親若曾子可也楊子云事父母自知不足者惟舜乎孝至舜與曾參可以無遺憾於爲人子矣而孟子僅以爲可楊子且以爲不足也此蓋本舜與曾參之孝之心而言也人子之於親其心寧有既乎今世俗事其親曾不能萬分一於古人之末節而哆然詡以自張至於廣求詩歌以播縉紳之譽乞哀當路以邀門楔之榮吁亦不知其何心矣南史梁吉璠請代父死帝赦之後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璠曰異哉王尹何量璠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璠當此舉是乃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古之純孝者不難於以身代父尤不欲以父取名而今之事親者乃欲借父以取名因名而始知有吾父是以我爲重於親也其可乎

魏良器曰理無定在親之所安卽是理孝無定在心之所安卽是孝

或問父母既沒欲孝無由徒抱終天之恨如之何劉仕義曰常念父母之訓敬守之而不忘此可以言孝矣春秋有刺客朱明者膂力絕人使氣好鬪幼年父喪寡母在堂臨終將所服之襖所持之杖遺明妻留言曰我死之後爾或剛狠生事猶昔爾妻穿此衣持此杖來諫卽同母也念之哉厥後每與人競妻輒着襖持杖前喝曰毋得起禍明遂納氣而歸雖挫辱於人不較也於戲若明者可以稱孝矣

朱以功曰羅豫章先生論舜之事瞽瞍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只此一語可以傳千古而大有功于名教也爲人子者人人當着此語在胸中方免不孝之罪矣

又曰人倫之間不無難處者然當思古之人又有難處者以自解則自不見其難矣如父誠有不慈者矣設以其身處於焚廩掩井之間則人人皆慈父也後母誠有二心者矣設以其身處於單衣御車之時則人人皆親母也兄弟誠有不良者矣設以其身處於謨蓋入宮之際則人人皆悌弟也卽遇其甚者又當自反諸身我果能竭力於親如舜乎否

也我果能如閔子事後母如所生惟恐其去而寒二子乎否也我果能親愛其弟憂亦憂喜亦喜如舜乎否也如此則惟見不足之在己而尤怨之心自不作矣

又曰事親不可以自由也一有自由之心便有逆親之事

又曰人苟爲善則稱之者必曰某父積德之報也苟爲不善則祖父雖非不德而人亦必摘指其疵以我之善彰祖父之德孝孰大焉以我之不善累祖父之德不孝孰大焉爲人子孫者不可不省也

黃省曾與友人書曰事親以榮人子第一義不意足下高朗之士而有此鄙昧之談也若然則孔孟之卒老不可以爲子而凡驚賊而軒冕者皆升於純孝之堂矣况今青雲之客往往驕悖其所生而二人者以其貴也反低首下氣而不吝遂有終身仕宦而不得一日周旋於菽水者孝惡在乎夫孝者出於性分而何榮卑之間昔舜之未有天下也躬服歷山之耕以養瞽瞍而烝烝之名不在被袵衣而始加之也噫爲人子者修身潔行不汙踐而苟蹈希於上哲不辱其親以所養而養斯亦已

矣榮者能之則孝歸於榮者卑者能之則孝歸於卑者雖屠販菑蕘之人亦可以肩曾而跨閔也而况學古以明道者乎且學古明道者其名當日月於天壤而父母之名因亦隨之而無朽如叔梁之稱耀於世家鄰母之賢光於列國者良由孔孟爲之子也使仲尼非聖軻氏非賢則其親草木也由此觀之孝莫大乎是子略而不言乃規規於一爵一官之奉以爲孝此誠習俗之陋而非所望於足下者也

又曰禮之不忘修君父之仇何也修之者禮也彼小人者僅知日修己之小怨而不知修君父之大仇也君父者死矣蘊憤乎重泉不得而言吐也結恨乎壤臺不得而躬報也其臣子者追之念之愴之傷之哭之泣之體其心而修其怨焉伺瑕而動乘間而舉忠孝之術也苟不能矣則志之心以終身焉又書之策記以詒其後焉雖歷年之久必有起而修之者矣

徐文貞公曰凡爲人父須是能教子以善乃謂之慈爲子須是能繼父之善乃謂之孝故父不可以己之時命不遇遂謂善不必教子不可以

父偶不遇遂自懈其爲善之心如范滂所云猶是無定見之說不足誦也

陳氏述訓曰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然送死惟棺爲急恐遇暑月難以久於暴露故人子當度親病速爲治之今人有生時自製壽器者不爲無見雖有稱家之說不可太泥古人云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以余論之不得爲而爲之其失也厚得爲而不爲其失也薄爲人子者寧處於厚顧可自處於薄乎

或問吳康齊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此言何義平泉先生曰古人有言天下雖亂亦有一方太平者一方雖亂亦有一家太平者如晉之王祥王覽是也一家雖亂亦有一身太平者如大舜父頑母嚚象傲烝蒸乂不格姦是也卽此便是元氣

李元薦曰割股之事雖不可以爲訓然每見封股者未嘗不隨手痊瘥以此見一念眞誠神明自可感格古今如是者不可勝紀嘗聞割股者云肉脫有聲瘥疾卽驗者封肉處不甚痛亦不會腐舉心誠孝神明儼

然奚可玩藝視哉

周思久曰昔者孔子沒門弟子哀思之往從冢而家者以百數而子貢獨居三年然後歸則廬墓從來尙矣夫弟子於師猶爾况親乎獨疑割股毀傷其身非孝徐思之不然孝以立身爲大身苟不立即骸骨完亦味息顛動者耳夫何取苟立矣卽剖心碎首非不愛其身也何言割股謝杰嘗巡撫贛州有武弁不孝者二人乃述歌以戒之曰人生非空桑受氣本於父成形藉母慈兼稱恃與怙北山爲之歌蓼莪爲之賦沒則耻餅蠶存則陟屺姑駸駸詠來諗偕偕憂靡盬昔賢豈無因抱此終天慕睠惟父母恩海量天爲度百身不能酬百喙不能數幼日恐兒飢爲兒勤乳哺長日恐兒愚爲兒擇師傅拊之備艱辛誨之循矩矱衣欲兒之暖己身甘破故食欲兒之飲己身甘菜茹爲友備轂核爲師虔修脯富者任從容貧者費區處只願兒成立光大親門戶亦冀兒服勞侍養親遲暮愛兒心甚慇望兒情亦苦胡爲爾冥頑全然不開悟受恩恩不知受教教不願不與孝順偕偏與忤逆侶有母忍加譴有父忍藏怒生

世受飢寒人言或筆楚有客相贈遺凌奪斯不與己物不奉親親物翻
爭取四時遭僇辱終歲困貧窶乞食大坊市羞殺同曹伍哀哀劬勞思
視之若糞土爾亦有妻孥爾亦有婦孺今日薄於親他時還到汝胡不
如皁魚胡不如季路胡不如王延胡不如郭巨胡不甘旨充胡不斑襴
舞胡不饜雙魚胡不春三釜不見羔與烏不見豺與虎彼尙知跪乳彼
尙知反哺彼尙知報本胡爾獨乖忤憑我三尺劍斃爾如腐鼠獨念統
袴兒禮教原非素不教勿遽殺聖賢事斯語緣之作孝歌字字瀝心膂
令人互勸戒與爾相同護一歌聲孔悲恩勤極覩縷再歌聲孔揚孝道
業已具我歌復何爲聊爲二弁助歌者口如茶聽者淚如雨苦海浩無
邊回頭卽抵岸泄泄與融融彼此爰得所不然顛迷途終必罹罪罟日
夕如不悛視我刀與斧

王文肅公題陸孝子冊曰予讀詩至鍾鼓聲聞而感匏巴伯牙之事夫
以琴瑟之調諧鳥獸應之况凜凜篤行君子其感動天人豈虛也哉以
予所聞陸孝子蓋市道賈人微甚乃其養生哀死一何善始善終也嗚

呼方其焚香籲天叩心稽顙舉肝膈中無留物者獨有親耳自其一身
妻子不暇知而暇求區區之名爲及夫帝啟神聽而陸孝子之母猶得
違延假息於數十餘年夫寧惟冤號慘痛之辭爲足以取憐哉誠志一
動氣精誠極而神理通也當是時知陸孝子者天耳獨行蒲伏非灼于
耳目也匹夫夜呼非有金滕之筴可起而觀也就其親霍然病已亦不
知其子作何狀也更數十年親以天年終孝子方痛心裂胆恨其祈求
之不終遂而悼其始之或有失也若此者宜其遂湮滅無所著稱而卒
之縉紳大夫慷慨矜名義之士相與蒸蒸嘆誦駢湊而彙積且復爲繪
圖張其事豈不亦盛矣哉而世謂屋漏可欺暮夜無覩必不然矣

沈懋學與李義河大司空書曰相君之不奔喪固留自朝廷竊謂伏闕
苦陳暫求歸葬聖心猶或可回乃請之未懇遽爾辭祿謝恩而七七期
中竟于喪次議政相君之心安乎况臺省言官也力能言則言之不能
則調停其間私爲勸駕又不能則但漫無可否亦庶幾足以自全而願
欲交疏留之以脂韋爲結納之計而不顧百代之綱常以職掌爲富貴

之資而不惜萬世之訾議奈何其見之左也相君意已不欲歸臺省諸君復堅其不歸在相君固非所以自愛而必欲其留亦豈所以愛相君耶不佞謂相君之歸必不可無而臺省之疏尤宜亟寢諸君卽思嚮食之斯語終不易矣明公相君所親信而諸君所矜式者萬惟以忠孝相提掖曲爲周旋願正人心默維國是蓋在此明公其圖之

黃淑清與顏紫山水部書曰今俗以仕宦丁艱爲放假蓋謂糜官日多不能肆縱只一居喪當爲暇日利田便舍肥肉大酒言出而莫違意着而羣應入耳驗目大都如此昔東萊在艱講授陸象山已議其非何今昔人之相遠不啻雲泥也

往行

洪武七年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及諸王府伴讀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于茲冬氣向深草木搖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爾請于上宜各施歸歸卽遣至無久淹也仍命左右給內府錢以爲道途費

張德懋黃梅人嘗元末兵亂負母走唐山深谷中日置母石中坐丐酒食諸醜味跽享之復歌且舞令母歡以爲常母死瘞廬左哀慕終其身陳興嵩州人故元鎮撫洪武三年庚戌放歸嵩州養母仍賜白金衣帽先是上遊後苑偶見巢鷦卵翼之勞嘆曰禽鳥幼勞若是况人母子之情乎下令羣臣有親老願歸養者聽適興被俘來京因奏云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歲乞歸養上卽許之興陛辭上顧謂侍臣曰陳興雖武夫朕聞卽愴然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離遠耶侍臣曰陛下以孝治天下無微不燭上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皆趨于孝此風化之本也

右柱國曹國公李貞盱眙人尙太祖皇姊長公主李文忠之父篤于孝敬太夫人性嚴貞微忤其意輒加叱責貞嘗侍食值太夫人怒投其食器于地貞徐拾之食如初恭敬愈至

丘鐸字文振祥符人父誠元至正末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弟鈞爲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母有疾鐸晝夜泣禱上下神祇乞以

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于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如臨鬼神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方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眞孝子云夏原吉字維喆湘陰人由舉人卒業太學入內廷書制喆擢戶部主事歷官戶部尚書諡忠靖性至孝少失怙母太夫人守節公終父喪卽出教里塾取束修以資養及通朝籍每出必候問太夫人起居公退非有客不離親側爲主事時大爲尙書郁公新所委任會大朝覲執政大臣劾諸司之怠事者有旨宥之郁堅請不已有劉郎中者忌公因奏公主使郁上以問郁郁對曰臣愚過聽聽堂後書算生罪甘萬死上意解宥之惟逮諸書算生于獄劉計不行復以公專部事爲言上察其奸并誅劉三載秩滿吏部引陛見公跽面陳母老請歸省且曰臣去家遠乏僕從乞寬其程限并暫假在官隸卒從行上特允之人以爲殊典

王佐字應舉先世河東人洪武初籍南海初爲東莞伯何眞所辟以薦

拜給事中天性孝弟父沒時有廖元正者爲料理喪事殯諸南雄之五里山終身事元正如父既貴後元正之子犯法言于有司以己資贖其罪哀慕終身形于著述

林祖字述古潮陽人少孤貧元季挈家避亂行遇獠賊母莊氏與弟進皆掠去祖追之不及旦夕悲慟籲天誓曰不得吾母吾奚生明興山海底定祖求之山中至程鄉大吠聲見焉而哭獠人阻不與潛訴于官遣吏偕往贖之中間十四年矣洪武三年舉明經以母老乞終養十三年復舉孝廉赴京賜衣九襲鈔五百貫授四川巴縣丞以廉能聞陞河間府通判尋致仕卒

孫質高郵人事親至孝元末避兵廣陵值張鑑兵亂質度不能俱免謂其妻曰不幸至此使父母殞于兵手則終天之恨遂棄妻子負親以逃奔蘇州二親以壽終洪武五年遷高郵有司上其事未及旌表卒

陳洽字叔遠常熟人洪武初以薦授文選郎中歷官兵部尚書諡節愍洪武丙子父以貞戍五開以沒公去官至家時五開蠻寇竊發公匍匐

將往以歸父喪或止之公不應涕泣以行其後觸瘴瀉冒危險間關五千餘里竟負骨葬焉

山陰縣民徐允讓值元末兵亂與妻潘氏奉其父母避兵山谷間遇寇砍其父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即捨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給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我夫則無憾也寇以爲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上即以允讓能捐生以代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其門

王忠武進人洪武初父友諒以輸稅後期法當死忠時年十七即自詣京懇請代父比至會赦得免人以孝稱宣德中以國子生除兵部主事竟以母老乞致仕

陳圭台洲黃巖人也父叔弘爲其讎人告罪當死圭訴所司曰圭不能諫父陷父不義圭罪自當死幸原圭父使自新事聞上以孝子稱之赦叔弘候天下朝覲官至播告爲天下勸旣而刑部尙書閱濟奏罪有常

刑不宜屈法開僥倖路乃聽圭代父死叔弘謫戍雲南聞者歎圭之孝而惜其死焉王叔英曰圭者其死孝子志也圭何憾夫法咎繇執之而已而帝堯有三宥之典漢唐君臣尙知此義不如是無以盡勸天下之術也而持法之臣不能將順以成美意寧死有餘戮濟後來亦不得其死意者天道乎

王溥洪武初中書左丞溥微時與母避兵貴溪山中旋失其母入國朝已十五年思母不置忽夢母告以所在命卜者筮之曰非岩非穴必得朽骨因躬率士卒入山求之哀號三日夜有居人能言母避兵時病不能行卽自投井中死乃披荆榛覓井忽有鼠自井中躍入溥懷中溥卽入井索之遂得母骨葬焉

鄭淵字仲涵□□人洪武初以恩冠帶不仕其母夫人病逾年仲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于天請以身代忽醫患惡疽不能坐跪鍊藥劑以進膝爲生脈夫人病革思食西域瓜瓜旣食而卒仲涵見瓜終身不忍食因懸念母不置氣鬱結弗舒遂得贖疾迨居父喪拊膺悲

號絕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服雖闕凡遇諱辰却酒肉弗御者七日
至期哭奠如初喪

喻德昭臨川人洪武初父以戶無田移種鳳陽昭六歲育于所親年十
四知之詣鳳陽尋弗得間關十年得見于漢中屯所而母已沒乃扶父
歸病卒廬墓哀慟過禮竟死墓傍

吳總洪武初蕪湖縣丞性至孝晝海雲南望圖懸于壁以思親民有不
孝父母者必痛治之復泣曰吾以不得侍親爲憂汝幸得在膝下何不
孝人皆感化

莫轅字巽仲吳江人父繫獄將刑轅年十一乞代父死遂釋其父而繫
之獄後獲赦家罹季父黨禍轅以附尺籍免保兄遺孤甚至變姓名入
都下竊父祖骸骨歸葬家被火迫母寢轅持以出卒諡貞孝先生

沈伯剛長洲人本孟姓自少立爲母姨之夫沈勝五後勝五坐事當誅
年且老伯剛願代死勝五不許伯剛堅欲代之時年方十七臨刑太祖
怪其少問故特赦之

戴君用長洲人父福之洪武初因監稅失火法當死君用身代父刑其妻吳氏守節旌表

魏文昌華容人事父母極孝父獲死罪繫武昌獄文昌詣闕上疏願以身代高廟許之臨刑語其弟曰謹事二親如吾存時也遂伏法時年十有八歲邑中哀之

史五常內黃人父洪武間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卒于官五常始七歲母以幼且無資不能歸葬遂權厝之攜五常北還每諭之曰汝父棺中有大錢可贖待汝長成時尋骨歸葬則汝可報父恩而我亦盡婦道矣後母沒五常年五十乃往至殯所求既至弗獲日夕泣告于天路人憐之遺其飲食數日憲幕張珪知之爲白于臺馳簡巡司李斌多方物色果得所殯遺骸大錢猶在五常以禮斂觀當道重其孝給以舟車路費贈以詩文既返葬結廬墓側居三年正統間有司列狀上聞詔旌表其門范從文者吳郡人范文正公之後也有父某爲吏潮州卒不能歸從文尙幼遂奔走求喪哀感道路初失所在偶遇天雨土墮乃露柩遂啓之

以歸人謂孝感所致洪武中以孝廉徵

危貞昉字孟陽臨海人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爲郡學諸生聞之奔訴于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于我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卽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挂吏議輪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夕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役衣欣然就役施設無難色然質體尫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時年二十八宋濂爲之傳

朱煦台州仙居人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假色辭少不如旨必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誠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真猶子也其父季用

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役嚴償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費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能正共守不敢少寐季用由是得不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役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于通政司通政司爲陳于上上觀其情遂舍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哀臨猶己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爲幸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非命王公叔英嘗傳之曰嗚呼爲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梁德遠邵陽人洪武乙丑進士父廷用任戶部郎中遠繫詔獄德遠中甲科不赴瓊林宴及父謫戍上言請以身代高皇帝憫其父拜工科給

事中

趙孝先臨海人爲國子生其父老矣洪武末年當爲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爲父言者卽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于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

朱昱長洲人父當遠戍老不能行而兄先逃去昱年止十六請代往有司少之欲追逮其父兄昱備極笞楚固請代之部使者憐之改留蘇衛瞿嗣興字華卿常熟人天性純愨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癰瘡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燂湯洗滌執扇驅蚊蚋晝晝夜至月餘乃休旣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封股可療法祝刀于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封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失一日母思菱食時菱始華孝子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菱者解衣入水歷覆其葉覓之雙脰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胡不相我乎俄得三菱人以爲精誠所感

方克勤性至孝家居時海寇亂掠村落焚廬舍克勤躬負太夫人入山

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己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爲縣棄之至敗臯乃已母病思食菱時菱未花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哀呼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三歸以食母母病如失後母又嘗病癰時天熱癰潰臭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公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摩穢剔汚扶起臥不解帶者三月至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不能愈或告之以股肉可糲乃置刀孟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公如其言自旦至晡時頓顙于地顙破流血于面刀弗動公泣曰天忍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母之肉何暇惜乎知刀卒不可動起引刀割肉覆孟中裂帛漬血裹創戒左右勿泄糞之謬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已五日矣見糞喜而握箸病遂已

程通字彥亨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庚午南京鄉舉初授遼府紀善歷左長史其先自歛篁墩遷績溪遭母喪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祖平以鹽法坐繫御史廉其非辜喻其旁引衆人則可

免平起對曰某不幸爲人所誣而又誣人欺天甚矣寧以身待罪御史
嗟異竟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
故不納又買地葬之伯父以忠洪武庚申用人材舉知潮之程鄉縣有
治跡父以誠尤以孝友聞初以忠子泰將省父程鄉以誠與俱中道聞
以忠得罪被逮且瘴作偕行者誅泰反走以誠大罵曰汝父坐事正當
捐生赴救舍之而歸獨何心乎遂徒步直前既至而冒瘴死聞者悲之
時平已老通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
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願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高皇帝憐
之而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其祖至乃并召公東西立玉階下顧
公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噎不能仰視高皇帝嘆曰孝哉若人命
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

楊敬歸德衛人父昱洪武間陣亡敬方十歲聞訃卽哭踊每思求父遺
骸不果乃取衣冠葬于先塋之次事母文氏極孝謹聞戰陣事輒流泣
不已時人以至孝稱之母卒哀毀踰禮方殮在堂隣不戒火將及極敬

仰天大哭俄反風息火鄉里異之受旌子愍舉人仕至知州

錢英字可大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桐先生者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酉五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旣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梧桐被鎗不死縛之可大聞卽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梧桐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氏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翳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卽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卽解其姑縛張氏張氏卽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卽罵賊不肯行遂死之嗟夫變故倉卒之頃而

憤然求死以全生者若素約然何其悲也國家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凡三薦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爲之悲痛梧桐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泣因名之曰思樓其孝行篤至世豈多見然其爲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于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第得官爲山東按察僉事云鄭克敬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平府儒學訓導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高廟嘗奉使復命賜燕不飲食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忌日不忍食肉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孫太僕緒家居足不及官府朝夕侍母愉愉如也母性嚴急或怒公長跪暑月揮汗如雨遇初度愀然塊坐終日蔬食曰吾念母氏劬勞也

蘭公芳字□□山西夏縣人洪武中舉孝廉永樂初歷官工部侍郎專其母極孝母亦善教凡芳日所行事夕則命陳于前有未善必責之芳

謹受教不違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登洪武戊辰進士歷官吏部侍郎性至孝讀書寶香山時年十五晨昏之禮雖遠不廢會夜歸值大風雨昏冥不知所之得一小兒憑之而去及歸啓門乃一黑虎也時以爲孝感所至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專親孝養備至服勞終身不怠父友璋病厲延年餘起臥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于左右妻完顏氏貴家女也璋念兒卽孝而婦或嗔心終不安一日強坐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是夜父起溺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參其脇驚曰爾爲誰祥曰兒也知父晝所云者漫語特候于此卽相持泣曰天乎兒孝至矣吾其痊乎已而果痊祥與妻益極力承歡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

周炳舞陽人事母焦氏至孝母病哀號籲天願以身代母思瘡肉炳四出求之弗得悲痛愈切晚忽有瘡入其室殺以啗母病遂愈洪武中旌之

易楚誠吉水人洪武間父遊貴陽歲久老且病楚誠侍養不倦父嘗盛
夏思冰楚誠泣天致懇已而大雨雹又嘗病瘍醫欲得兔髓和藥楚誠
求之野偶有羣鷹攫一兔爭食之持歸付醫疾旋瘥有司欲上其事固
辭曰此非吾誠所致偶相遇耳不願以是得名事遂寢

凌餘慶宣城人當洪武癸酉以匠役京師家有母病窮餘慶聞之憂甚
夜焚香祝天封股求療時禁嚴不得歸白于官以聞勅所封股付餘慶
妻兄楊添一持歸妻和糜進其母尋愈詔復役旌其門

顧淳長洲人父名言嘗患頭風後勢益熾醫禱百方弗效乃呼淳永訣
欲自裁淳時年二十一駭愕密禱于天剪其髮際之肉投藥以進不令
其父知也既而病立愈後不復發鄉閭驚異以爲孝感扁其室曰孝感
而繪其事以傳

孫毓武陵人初登洪武丙子鄉試後代祖父行戊十有四年母喪廬墓
躬負磚土築臺丈五許年幾百齡而卒

王中登封人家業農母沒廬墓披麻食粥未嘗櫛髮易衣時旱後鑿井

四丈餘不得泉中環井再拜籲天泉乃湧出鄉里謂誠孝所感洪武間表其門

陳汝楫字傅巖象山人事親以孝聞後親沒未葬隣家火勢將及家人爭負筐篋走避汝楫與其妻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已而風返火息柩獲全人益駭嘆以爲篤孝所感史官王禕傳之事聞于世

顧仲禮保定人幼孤事母至孝遇歲凶負母就養他郡十年始歸見蝗起食其田苗仲禮泣曰吾將何以爲養乎俄疾風蝗盡去苗得不傷母卒廬墓三年哀慟如初洪武中事聞旌其門

洪武二十三年進士王希曾言其母任氏之喪以改嫁服止期年願終三年之制上命禮部議之尙書李原名奏曰不喪出母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旣已失節難渝定制詔從之

王讓字宗禮山東益都人事親有孝行嘗廬墓致湧泉之應洪武末由鄉薦授國子學錄施教以孝爲先諸生有以罹艱告者讓一聞涕淚輒泫泫下以故多所感化文皇帝簡侍皇太孫讀書謂侍臣曰孝者百行

之原也君子之所當則也故詩曰有孝有德朕聞讓孝於其親故擢用之讓在講筵首陳堯舜之道惟在孝弟人主躬行孝弟則天下感化不勞而治每談經必端凝拱立敷宣明暢皇太孫敬而愛之歷官吏部右侍郎

王紳字仲縉義烏人故待制諱之子洪武末以文行薦徵爲國子博士嘗爲蜀王所聘待以上客仲縉痛先待制死節蠻徼遺骸未返丘隴白其情事王悼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遂卽死所奠祭仰天號慟幾絕過者爲之泣下濡襟著滇陽慟哭記以著志旣還王慰勞備至蜀人無貴賤咸知敬愛

蕭邦現吉安廬陵人少讀書不盡通父母責之曰汝不勤苦書何由通顯親揚名無日矣邦現泣拜受教於是夜則讀書日則聽講聞曾子養志之說益思求養父母之志者惟成儒名盡子職而已凡先達有學行者必捭趨求教焉久之學成得舉明經爲邑學訓導每得俸給必製衣服備旨甘以奉父母扁其堂曰養志昭事親也革除年間晉國子監典

簿時博士王紳以純孝聞邦現恆往聽其言論焉每得紳一言輒識之
不忘見諸生有三年省祭及爲養親而行者必委曲成就之有不顧父
母之養者邦現每呵責之其趨操類此祭酒張憲宗司業張智禮重之
亟稱其孝云名公詎卿詞翰爲養志而作者類爲卷冊梓行以勗其家
族學者稱爲養志先生

李得成涑水人母張氏避兵度不能脫自投於河後得成夢母在河冰
下臥冰俱釋洪武中以孝廉舉官陝西布政

唐淳字愚士山陰人以薦舉爲建文中侍讀父仕國初應奉文字以謫
死臨濠淳辛勤跋履奉喪歸葬追求父平生題咏篇什荒郵敗壁高崖
斷石之間纂錄收拾如獲金壁時時伏讀聲淒切動人聞之者爲之掩
泣

閩順霍州人自幼兩足癩不能御屐永樂初因縫鞋爲生以養父母父
母終附葬祖塋手足拖地延至臨汾就食每遇寒食節拖延至霍州墓
所拜掃畢復至臨汾往還二百餘里五六年間孝心如一日拖延至

趙城北衛鋪有人指而言曰汝起而行必不癘矣順如其言果起能行若素無病者回視所指之人則不見矣咸以爲孝感所致名爲閻孝子楊士奇世爲儒家一歲而孤母改適德安府同知羅理歲時祀先祠恆命諸子陪禮公獨不見命時尙六歲以問母母泣而語之故時公甫七歲遂竊磚土做作神主於別室祀其三世每旦入焚香謁拜出入扃鑰祕無知者左右覘知以告德安且伺公入謁與母宜人從戶外竊視之見其進退拜伏皆感泣遂令復姓

永樂二年五月錦衣衛奏明日上詣孝陵請具法駕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導前已而顧侍臣曰明日皇考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爲辟除道路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梁孟祥順德人性至孝永樂初父以吏流口北孟祥甫四歲攜于牆屏之下語之曰吾行恐無還期兒別我矣父果不還孟祥自後拜於牆屏下則泣終其身歲久牆壞人令毀之孟祥不聽曰是猶彷彿見吾親也年甫壯妻喪亦不娶

張信字彥實掖縣人孝友出於天性自幼雖飢渴飲食不先父母父喪哀毀母病數更醫不效益困聞人肉可療疾即自封臂煮液進之遂愈永樂初鄉里上其行有司以達於朝下御史驗之信詔旌其門命爲尙寶司丞授承直郎

曾士元字仲仁萬州人篤於孝友父曾病瘡犯豕肉卒遂終身不養豕見即悲泣母疾侍湯藥寢處不遑執喪哭踊絕而甦者數次哀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過祖塋雖夜必拜

陳立德慶人父宗錫號樂靜爲撫搖舍人率搖入貢因事之遼遂不返立七齡自知讀書旣壯告其母曰父去久音問不通若不訪求天地間一罪人也聚糧走燕趙書姓名情狀於衣背日詢訪之至平屯衛遇一父老攜至家出其父所作樂靜遺稿因獲殯所立齧指滴血而骸果滲仰天大慟絕而復甦乃負骨以歸問關者萬餘里禮部侍郎陳建作陳孝子傳以傳之

權謹字仲常徐州人歷官文華殿大學士性至孝甫十歲遭父喪哀毀

幾絕洪武中薦知江西樂安陞光祿署丞母病躬湯藥弗效叩首籲天求以身代母愈年九十終比葬躬負土封樹廬墓二年孝感烏鳴泉湧兔馴之異永樂二十二年有司以聞命馳驛赴闕又命以其事狀朗誦大廷示百僚拜文華殿大學士謹辭弗稱上曰朕之除卿嘉其孝以風天下之爲人子者他非卿責也子倫字民表領永樂丁酉鄉薦學行修明養親二十年親終隱居教授不仕倫子宇亦篤孝道倫年九十病臥宇侍湯藥寢不解帶既卒葬廬墓負土種樹成林晨昏哀泣母卒合殯亦如之州守以聞旌表其門

黃公潤玉字時清鄞縣人以鄉舉歷官僉事五歲侍父母病夜不就寢家人已稱其孝十歲行道見遺金不拾途人悉嗟異之歲十有二時改元永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楊司寇寧天資孝友年十四適其父教授承詔預修永樂大典公隨侍至京旣而父疾且卒公於侍湯藥備棺斂無不致謹扶柩歸葬於錢塘

及第進士歸母夫人在堂朝夕侍養謹甚會其弟宜領鄉薦而公亦被
召乃謂弟曰母之所生惟我與爾今俱出母何侍以爲養耶弟感其言
養母以壽終乃仕公友愛其弟無間終始

凌孝子失其名嘉善人永樂中甫弱冠父以典稅被誣逮繫京師孝子
號慟上書明父非辜遂得釋水陸風雨備常艱苦遂以是殞人共惜之
王永和字用節號梧竹崑山人永樂甲午舉人歷官工部右侍郎爲諸
生日大父得疾公日夜躬侍湯藥至廢寢食父有疾伏枕十八年公無
頃刻少厭怠臨卒語公曰吾病不能養父母賴爾能孝吾瞑目無憾矣
周濟字大亨洛陽人永樂甲午舉人歷事都察院薦爲監察御史歷官
安慶知府父曰禮遠客江湖間久不歸公旣冠入郡庠爲弟子員博學
強記因讀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疎之語愀然不
樂曰父母在數千里之外歲屢周矣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卽棄學徒步
以往再越月抵閩適遭疾臥旅店中幾死一見父遂愈乃奉以歸復入
學曰方寸定矣於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鄉薦官至二千

石

董璘字德文高郵人永樂戊戌進士以母老乞歸養母病思鱖魚以非時不可得卽詣鎮江禱于神命漁者舉網忽得二鱖魚以歸鄉里驚異謂孝感所致璘家居奉母十八年以孝聞時宰有久不歸省者大惡之每擯抑璘不使進官翰林三十年僅一遷竟以罪譴卒於家

羅璋字宗器江西吉水人其祖曰汝敬登永樂甲申進士歷官工部侍郎璋卽其孫也自幼友愛敬長尤善屬文以廕補太學生授四川布政司經歷屢遷常州府同知居母喪廬墓螺子山下三年常隨一白犬主哀亦哀主息亦息山舊無虎至是一虎渡江周旋塋次狎犬爲侶璋偶以疾臥其杖竹倚壁生枝葉一白鴉爲鳩鳴久而不去當是時墳生芝荷花生於原徐太史舜和爲敘其事薦紳多爲詩以詠之後邵寶視學江西爲立傳且述其忠信博雅云

趙讓肥城人事母孝傭力以給母終廬墓有虎夜至聞讓悲泣輒避去有刳入廬讓告止有二升米爲母祭資賊感其孝以百錢遺之永樂中

旌曰孝行

劉封君亮字彥明洛陽人故大學士健之父也永樂庚子舉人三原教諭素孝謹事父如嚴師既仕每值訶責猶跪俟杖怒解乃已

高舉字雲翰祥符人永樂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歷給事中性高潔少遊閑封郡庠治尚書有名其父嘗因邊患選爲武士艱於行俾一僕代之僕因出不避語公時年未二十聞之大怒卽棄學躬甲冑以往會事寧復學人皆壯之

趙紳浙江諸暨人高郵學正禮讓之子禮讓秩滿攜紳入京舟次武城河下禮讓失足墜水紳隨躍入水中以救水急舟駛父子俱死明日得其二屍紳猶手持父臂不脫高郵翰林編修董璘上其事旌之

黃璿字公瑾富順人性至孝年十二祖母嘗病渴思螺湯時天寒水凍家人遍求弗得璿往田中忽於水下得螺四十枚持歸作湯以進祖母病愈璿後歷仕中外致政而歸築室錫溪以奉母掘坎得泉芳冽異常人以其爲孝感所致名爲孝泉母沒廬墓芝草生於塋域少傅夏公原吉

國子祭酒胡公儼皆作詩美之

師達字九達山東東阿縣人由太學生擢御史仁宗朝歷官南京戶部尚書少孤事母孝年十三母疾危殆思食藤花菜地不常有達亟出求至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道遇虎達驚呼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母食之遂愈公年二十餘貢入太學從御史出按遼東方嚴有氣不阿御史御史劾達逮至闕下囚服入見狀貌偉嚴面如玉盤戟髯拂拂太祖目而偉之卽以達爲御史

盛宗巢縣人髻髻中喪父母再適後有人言在永平宗卽走數千里至中途染疾歸宣德癸丑復籲天而行時母年七十矣宗備訴其憂苦子立買車載歸竭己奉養者二十餘年母壽終九十有六旣葬廬墓三年翅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待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被倭虜去轉商日本其王知爲中國人召見之留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爲土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倭主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憂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

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上柔遠方隆不欲遲留之遺令還國許給驛暫詣金山乃惟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咸嘆異爲再生未幾重建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啓以聖諭蕃王允之仍令入貢復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幾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初志難矣祥事母備甘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衰經三年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學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宣德元年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封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猶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倣之豈不敗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馬完驥長寧人宣德中貢年十八父替目憂甚晨夕籲天以舌舐之父目復明人以爲孝感所致

定襄伯郭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疾兩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

不肉食笑語者二年

吳順朔州衛軍永樂間父患閉結順舐穀道而通又病瘦嘗糞苦澁延醫療之思食野鷄求弗得禱忽有一野鷄飛入其家父卒時順年亦七十哀毀過深廬墓終喪正統十四年旌爲孝子後年踰九十遇詔賜冠帶

翁孟統揭陽人性嗜學好禮事母孝定省不廢母患失明孟統夙夜禱天咄以舌數月母目復明

呂仲和歸德衛人少喪父事母路氏至孝母因疾喪明百藥罔療仲和叩天泣禱舐之遂愈後卒廬墓鳩雀集墓所正統初旌

張諫字孟弼赤水衛人正統己未進士貴州進士自公始授行人未幾丁母孫孺人憂哀毀骨立廬墓三年致羣鳥芝草之感起復拜御史往督福建銀課時當寇殘毀後民物凋敝餘孽間作公親帥土兵撫捕賊遂解竄父卒復廬墓三年芝再產墓傍

謝封君胤字世衍太平人侍講鐸之父也其母趙氏以節旌於朝有嚴

酸者感節婦之義誓死不二公禮事終身為義服且祔祭之曰我子孫
世世無忘嚴氏

畢鸞井陘人父貴莒州學正以疾卒于官鸞時年少窮不能歸喪遂藁
葬於莒獨奉母李氏暨幼弟歸井陘家業荒落鸞朝則經營力食夜則
讀書攻文章尤以父骨未葬爲恨與人言輒涕淚交下不止正統紀元
之冬李氏卒鸞哭踊幾絕水漿不入口者四日乃諭弟曰母沒無事於
養我其歸父骨以葬遂衰絰銜哀徒步負父骨歸躬營壙合葬邑之西
山旣事乃廬墓側朝夕哀哭之有野鹿當哭痛時亦爲之悲若助其哀
又有免領其籬遊於廬之前後動息如家畜者忽巨蛇蟠門上不驚不
愕若有所守衆始爲異嘆曰是乃孝感所致鸞曰適然耳有司具其事
以聞詔旌表其門後舉正統壬戌進士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歷山西湖
廣參議蒞官嚴明有清操學士劉文介公傳其事稱爲孝廉云

王彥達餘姚人故冢宰海日公高祖也父諱綱嘗有文武才國初誠意
伯所薦任至廣東參議峒苗爲亂死之彥達號秘湖漁隱年六十喪父

尸自苗壤歸塋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人稱孝子

韓府恭惠王範址敏學篤行母荆久罹危疾醫已束手弗能療恭惠王色無主禱諸神乞以身代遂封股和湯進母母竟獲全景泰元年七月事聞聖書褒美之

李宣字德輝澄邁人爲兒時聞其父云祖子惠補遼海軍伍南北萬餘里父子不相見者二十年遂悲號不自勝景泰癸酉薦於鄉竟往遼海時祖年八十矣相見慟哭見者無不墮淚御史戴縉哀之得循例就近補伍遂持其祖歸鄉人嗟嘆

成國公朱儀平生忠孝出於天性痛父死難誓欲雪恥沙漠旣官於南不得遂志每燕坐憤恨灑淚我先王安在而我享此祿乎賜第中道石寢圯或請修之曰此石先王所履吾不忍易也

林孜字志善文昌人景泰庚午鄉薦母雲氏病疽穢莫能近孜朝夕泣侍撫摩滌除未嘗離側醫謂疽有膿宜吮出毒孜一一吮之母果愈孜因此毒入腹中未幾亦病疽及劇自知不起嘆曰生死命也亦復何憾

所恨母老不得終養而反貽母憂爲是耿耿耳願謂諸弟曰善事父母
吾死無爲念也囑其妻子亦如之言不及私聞者悲焉

英皇御極察陳公祚忠直詔復舊官并釋家屬公以父母兼葬且未成
服乞歸殯終喪不允明日復上章言益痛切有曰古人立德必移孝爲
忠聖主任官必求忠於孝俾不克居喪之子而求爲仗節之臣是欲以
負叛之臣而求爲歸順之士也借有此一人必當投諸四裔豈公論所
宜容盛世所宜有尙可列諸朝士加諸官爵耶上嘉其誠詔許之御史
河東薛瑄重其事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之有勁節苦心如金百鍊
無改色殆可匹並古人之語

甘澤開洲人與弟潤俱以純孝稱歷官御史廣西副使既謫滁州天順
初召還至張秋聞父喪徒跣三百餘里歸葬廬墓日暮泣奠盡哀有免
蛇馴擾墓傍弟潤事母亦篤孝俱詔旌表

陳晟字美宣番禺人少孤貧同郡鍾定者育爲子遂冒其姓舉天順壬
午解首後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將授官晟抗疏言臣本陳則恭子定

雖教育恩踰所生然天性之親不敢違也况五喪未舉已二十年苟受一官義當致身終無葬日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將焉用之請復姓歸葬詞甚哀惻上可其奏歸事定孝敬備至未嘗言及復姓事定知之大詔晨衣冠請杖定杖至流血終不敢起亦感悟相與如初

方銓新城人以天順癸未乙榜除安陸學正奉親之任其父宿儒也性嚴潔不干有司自初公廨以安父燕飲歸冠帶候門侍立雖丙夜必寢而後退少拂意卽解衣受杖

杜少司空謙天性友愛跬步不忍離父母方爲郡庠生卽以家事付諸兄奉二親居郡城旣入胄監亦奉以行其後之官呂梁及前後侍朝署未嘗一日不在親側後任浙藩俸益厚而親不待矣時兄弟已老乃迎於浙藩事之如所生南方多珍味每遇佳景對盛饌必惻然動思親之念

鄭諫石康人事母至孝天順壬午母謝氏爲流賊所掠時諫年十六哀痛不自勝辭兄弟挺身入賊壘給之曰吾欲丐吾母豈惜金吾年幼金

皆母所瘞也。願代母歸取之。吾在此。母豈忍不以金來。賊以爲然。拘謀而釋其母。然其家實無從得金也。謀既脫。母竊自幸。雖在賊中。言笑自如。若官軍至。賊欲解去。以前語詰。謀遂遇害。嘉靖十六年。知府張岳聞。謀代母死。事請于御史。就該所居梁村建祠祀之。復建烈孝坊於永安所。旌焉。

榮瑄瓊州府前所人。三歲而孤。鞠於母與兄。瑒孝友。出於天性。天順四年。賊據瓊城。殺不附己者。以威衆。變起倉卒。少壯多棄。老幼走瑄兄弟。獨扶母賊來。逼瑒謂瑄曰。事急矣。並死何益。我以死扶母。汝急去。庶幾一人養母。天幸也。瑄去。瑒與母爲賊所獲。欲脅以行。不從。賊大怒。置母於前。以刀按母。謂瑒曰。我先殺汝母。次及汝矣。瑒叩頭曰。能免母。願得相從。瑒遂陷賊中。大軍至。瑒自賊中走出。爲軍所獲。執送主將。將就刑。瑒前叩頭流血。被面請曰。兄以母故。陷賊。母老家貧。恃兄爲命。瑒弱不能爲。有無向者。遇賊本不圖生。用兄言。以免長恨。不代兄死。今乃得遂。所願。願殺瑒存兄。養母情。辭哀惻。主將不察。遂殺之。旣而翻然悔曰。凡

爲人弟兄皆當知有此義吾倉卒誤殺好人遠近聞者莫不揮淚嘆惜
劉鈇劉鈞皆故侍講劉公球子安福人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死於非罪
皆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諡忠愍刑部侍
郎楊寧巡撫江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
乃出應舉鈞卽舉是秋鄉試第一尋兄弟並登進士鈇仕至左參政鈞
選爲庶吉士改御史仕至雲南按察使後子孫科第綿綿不絕人謂天
固所以報忠愍云

龐景華字宇春號□□上元人母嘗得疾陷危公湯藥必親嘗夜則稽
顙北辰以禱差而復作乃刲股爲糜以進疾果瘳又嘗作痢刲股如初
復嘗糞甜苦謂其妻曰糞苦母不死矣果復瘳天順戊寅春隣火蕪近
所居乃籲天曰吾母老矣願天留此終餘年頃之風反火息人皆以爲
孝感所致有司以其事聞天順己卯詔旌其門曰孝行復其家丁役成
化初纂修實錄嘗錄其行跡以進母至九十有二而終與父合窆遂廬
墓側有強盜十餘人欲發其墓聞其哭聲曰此孝子也遂各遁去有慈

烏集於松柏靈芝產於階砌縉紳多爲詩文美之

處士吳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父在京日命遷鄉舉姻而來及親迎後不行合巹之禮與妻另舟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

劉翊字叔溫壽光人正統戊辰進士歷官東閣大學士諡文和成化二十一年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翊力爭之無少避謀遂沮然以此不安於位爲同官萬安劉吉所誣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僕卒磨之求退翊卽疏乞致仕歸養翊性至孝雖貴左右奉養無所不至父性嚴或以他怒不食輒引諸孫嬉戲於前必得一笑乃已每受賜物必先緘奉得書卽跪而讀之母沒廬於墓側三年父繼沒復廬於墓側竟致疾卒鄉人感化號其所居曰仁孝里建祠祀之賜諡文和王嘉靖初言官聞於上賜額曰旌賢

王家宰華性至孝父竹軒公在家有病報至當道以不日當遷官宜出受新命公臥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爲踰月計始至慟絕幾喪生父葬穴在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羣至不爲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

比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爲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須去側太夫人年百一歲考終時公壽七十有五焚芻苦塊哀毀踰制陽明先生幼鞠於祖母聞訃不勝痛割又聞公居喪之戚無以爲情乃移書與克彰叔曰老父瘡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眞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漸平復始得慰蚤晚更望大叔寬解怡悅其心聞此時尙居喪次令人驚駭憂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孫日夜侍奉承直尙恐居處或有未寧豈有此堪孤疫勞苦如此之理就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宴飲酒從遊可也况今七十五歲之人乃尙爾芻芻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自安乎若使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此哀如此孤苦將何如爲心老年之人獨不爲子孫愛念乎况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者亦當俯就切望懇懇勸解必須入內安歇使下人亦可蚤晚服事時嘗游嬉宴樂快適情性以調養天和此便自爲子孫造無窮之福此等言語爲子孫不敢直致惟望大叔爲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而後已千

萬千萬至懇至懇及葬公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

陳大司空雍初公祖父贈公嘗以浙掾滿改保定蠹掾後赴京卒妾吳及幹僕敬力弗能皆還遂扶柩歸蠹殯叢祠側敬死子鼎移葬留新莊歷五十年無音問公成進士歸省時往來兩過蠹訪之不能得藉亦不知何往會公同年友何琛知蠹公託之而敬有甥李檀爲縣隸吳亦有甥王強因檀問強遂得墓所又出敬所藏贈公曩自姚赴京時所齎書傳及故友徐祖律與敬二札以爲驗何因命兩人至京報公公見悲不自勝旣官刑部六年復歸省乃過蠹展墓歸復于父封公至是則啓蠹墓歸與祖妣鄉淑人合葬于桐樹湖云

徐公溥爲少宰日母何太夫人捐軀朝廷旣命有司諭祭復遣官營葬墓已公結廬墓左居之終喪蓋自成化丁酉迄己亥歲皆纍然苦塊之中而號慟之聲人不忍聞時有白鴈二集于墓田白鳩二來巢于木飲啄自若哀鳴不去鄉人異之曰是非公孝誠所感乎邑令沈居振將聞于朝請加旌命公曰吾旣居官旌命旣非宜加而斯事又安知非偶然

也力辭乃止公既免喪乃取兩白鴈畜于家庭庭故有數赤鴈皆走避若不敢伍一夕野狐入庭中齧赤鴈殆盡而兩白鴈獨存又若不敢犯者鄉人益異之曰其爲孝感無疑矣時吳文定公寬王文肅公俱偕爲孝感雙瑞記王文恪公鑿李文正公東陽諸名賢皆歌詠焉先是□□公終公亦嘗廬墓側有芝繞廬而生其墓在瑞雲山中地實多虎夜有豺驅虎遠去鄉人聞之尤以爲異而士大夫亦嘗形之賦詠久已播于海內矣雙瑞堂詩惟李文正公者膾炙人口

熊大司徒狎性至孝既貴父母相繼卒哭之骨立廬墓側奠薦如生歷忌辰弦晦節必謝客獨寢曰祿養之不及可恨也至生日曰吾母有難時也惡乎樂訖其身如此

劉稱字務敬永新人文安公之子以任子歷官南太常少卿家居味爽詣祠堂焚香展拜卽就繼母張淑人寢所省候起居屬有疾疫家人多出避獨供湯藥不離左右及母喪之日哀毀如禮與生己無異遇忌辰尤悲不自勝

張懷禎字應祥開化人父邦達任知縣有罪當刑伏闕陳情乞以身代上悲憐其意俱釋之尋陞邦達監察御史紀善江秉心紀其事

陸太參容事父母甚孝父病躬奉湯藥不離左右夜嘗醉歸母不樂自是飲必半杯不敢致醉

劉閔字子賢幼有至性長知學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清疾不解帶母或恚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早亡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哭號于殯所如是者三年鄰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沒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經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文公家禮閨門嚴肅妻失愛于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留臺疏于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青宮講讀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訓導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年十七祖母病劇祖母欲爲之娶辭弗肯明年祖母復病強之娶以祖未大祥固辭不肯君

子已知其志向之不凡矣

李方饒平人少孤事母至孝定省無間寒暑家貧業漁以美者供母餘乃鬻之不二價成化甲辰颶風怒濤方所居蕩析奉母出無所避遂背負其母以死收其屍尙負持不解邑令張濬聞之治殮且旌其事

林濟民海陽人成化丙午舉人歷官知縣弱冠時母病篤強命之娶婦至門而母卒足不入幃守苦次哀毀踰禮及塋廬于墓服闋始合卺鄉邦大稱之

陳思禮四明人七歲父蚤世母石氏誓不他適以鞠育之教之甚嚴思禮亦克承母志力學唯勤暨弱冠母與之議婚已而母沒思禮創鉅痛深奮欲隨母死賴親朋力慰解之乃止年二十四親朋勸之娶思禮掩耳不答衆迫之曰娶妻以爲養也吾親既沒何以娶爲親朋據義責之不得已從之及期合卺危坐誦蓼莪之篇凡七晝夜不輟哀動人人嘗書其傳曰遠則易忘人之長情也思禮不忘其親如是可謂至矣人有恆言孝衰于妻子以思禮觀之豈其然哉

儲燿字靜天號柴墟泰州人成化癸卯應天解元甲辰會元廷試二甲
第一初授南京吏部主事歷官南京吏部左侍郎諡文毅母王淑人疾
時公爲諸生祠禱藥不愈乃刺股救之延數旬卒時尙未室宗戚強公
娶公頓足號天足指俱碎乃已淑人遺命勿葬先兆內家貧無資公極
力別營墓域每日伏哭塚上夜則苦誦讀以期揚顯既致政歸疾革取
紙筆書國恩未報四字而卒有所遺鬚髮手足甲各以囊隨殮初登鄉
試歸至儀真卽號泣赴家痛母氏不及見也

何景韶字仲律故僉憲景明之兄也成化丙午舉人歷東昌通判父嘗
不悅候父已寢跪于門及父夜半偶起出門見之驚曰爲誰也應曰兒
也父曰何夜半至此也曰父不悅兒不得寢父曰兒如是胡有不悅

胡汝孺字良弼號竹巖寧夏人成化丁未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兵
部尙書幼時母陳太夫人病日暴熾方讀書歸見之曰母日若此吾何
忍用明也乃捐書不治絕其滋味夜焚香祝天形容憔悴居三日母夢
神人告曰爾無慮爾日爲也爾子孝爾日爲愈矣夢覺腫翳漸散不旬

日而愈至爲主事聞祖母太夫人之訃哭踊幾絕外寢素食期年而後已

姜昂字恆類太倉人成化壬戌進士歷官福建左參政嘗知河南府時母夫人年八十以懷土疾疏乞近郡便養不許疏復再上三上至乞降府佐或教授他日除邊遠自効乃改知寧波

周昇字文譽宣慰司人成化間父嘗贊事宣慰時翁朗克渡土酋依山負固不奉職貢所司檄其父往撫父冒菁穿瘴抵巴煙寨忽瘖啞昇方弱冠聞變馳視之已七日矣人曰不可起也昇籲天求代到左臂爲羹以進至夜乃蘇寨長老義而來觀者衆且以告諸酋酋長皆感動率五十九寨椎牛敵血誓以不叛月餘齎所輸賦集兵送昇及其父歸宣慰宋某擬以封股事上聞昇堅辭寢之正德戊辰應貢授四川鹽亭訓導蜀人聞之喜得孝子爲師以老懇乞歸行李蕭然日與耆舊周旋澹如也子鑛舉人常熟訓導

夏鉞者夏太常寅子嘗舉于鄉太常七十致仕家居風度曠達爲吳中

一時人士所宗錢奉之甚備太常好與賓客遊樂未嘗一日不具酒食或無客至則錢先令人遍召太常所善客集城外之盤桓以肩輿舁太常至其處盡歡方歸盤桓者太常之別業也太常晚歲優游凡二十二年而下世養志如錢亦可謂孝矣

沈忠歸德衛人父疾籲天願以身代父卒母姚氏喪明忠送死養生盡禮未幾姚卒廬墓手自封植成化間旌忠後患癱卒長子淡季子翰廬墓人謂一門三孝

郭威襄英孝友仁恕恭儉誠實出于天性母夫人嘗疾篤懸身燈告天求以身代疾遂愈人謂公孝感所致後母卒公廬墓晝夜呼泣不絕臥寢于地毀瘠日甚一夕夢母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傷生汝固純孝惟竭忠報國爲父母光墓不必廬也公感悟歸家三年之中哀痛如一日吳凱字廷輔成化壬辰進士乞歸省親會母疾抵城卽步入趨候衣冠拜床下晝夜躬湯藥母死旣葬每日至墓所號泣進香饌運土封植不資傭役

閔玄幼失父誠心事母母沒廬墓服闋復追喪三年乃服除三十餘年廬墓如居喪日成化間事聞旌表

李大綱字弘舉海陽人清修苦學早喪母事父以孝聞父沒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成化丙子旣領薦以榮不逮親不燕鹿鳴士論重之

何鑑字世光□□人成化己丑進士初授宜興知縣歷官兵部尙書公天性孝友事父模菴公與太淑人雖貴侍立終日承候顏色無少怠兩居憂制痛恨不及時奉湯藥哀毀骨立出廬墓左凡墓上竹木皆手自栽植大祥後感寒疾親族勸之始家居嘗咏詩曰思親未遂曾參養報國徒懷祖逖心蓋其初之所志壯之所行念念以忠孝爲本

余全藤縣人天性至孝成化間賊陷城執其母去全持金贖之賊索無厭全泣以身代賊遂脫其母而殺全時年二十鄉評悼之

汧陽安裕王誠列秦康王諸孫弘治乙卯父端懿王遘疾甚王衣不解帶食不變味湯藥必親嘗而後進之每夜稽首北辰乞以身代端懿薨

王枕塊寢苦盡斷酒肉雖醴醬鹽酪不入口將葬霖雨王禱之而霽葬已霖復大作明年墓上嘉禾生一本雙穗嘉瓜二實共蒂所植墓樹挺秀不萎慈烏異鳥環集其間王竟喪衰麻不去身獨處齋室以母馬妃早薨不逮已養追服蔬食者復二年弘治辛酉冬雪中萱草有花人咸謂孝感所至

朱恭靖公希周既以大冢宰致政歸臨終戒其子孫身後不得請恩于朝萬一臺章以聞主上憐之賜諡易名願無以文爲諡脫犯吾父之諱亡魄何安小子切記之

王大京兆震初舉進士二親皆在堂未幾相繼卒所至扁其居爲永感長沙李文正公率館閣諸公爲賦詩趙郡石文隱公爲之序自是每陟一官必悲思其親自在郡已獲推贈及爲京兆得贈三世皆如其官華比部雲無錫人事親孝登第時當試館職君不願徑假差歸曰雲親老矣是行也冀得見吾親耳翰林于吾何有

羅欽德字□□號介石又號毅軒泰和人□□□□進士歷官貴州按

察使既致仕家居三十年謝絕造請惟兄都憲公疾亟始一入城然不以冠服隨視疾臨喪後竟不見縣令而還公天性孝友栗齊翁或不悅輒長跽引罪色霽乃已自浙得歸日暮侍几杖依依若孺子如是者七年翁隻字片紙寶之不啻拱壁微言細行札記靡遺微時曾淑人嘗爲製布履既貴猶篋藏之提覽輒痛不勝臨終命納諸棺以殉

石鼎渾源州學生居父喪廬墓時天雨大作山水泛漲生仰天哀禱其水至墓分爲兩岔弘治五年疏上旌表其門

林公鶚母程淑人性嚴終日侍立稍不愜意則跪請移時雖終夜不敢離左右家有大小事必咨稟而後行及守蘇郡每退食必令公陳其日所行事或有過輒答之故公得以賢能稱

彭澤字濟物金城人弘治三年進士由刑部郎出守徵性至孝在郡迎養以日出視事不及侍食夕饋則入酌酒爲壽父喜琵琶澤嘗跽彈爲歡及沒徒跣扶柩出歛浦諸挽舁賤者皆過拜勞苦之公初會試二場皆得意忽得家報言母夫人劇病卽束裝歸朋輩勸其終場必取高第

公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第執重遂抵家母見之喜尋亦病愈
沈理字言玉嘉定人母病日或云平旦以舌舐之可愈理如法行之三
年果復明父有瘖疾僮僕不能起立理日夜扶持不離左右聞有李神
鍼者能起痼疾強要致之李欲爲灼艾理以身試痛甚恐父不勝固請
止是夜父夢神人語曰吾感孝子意爲汝鍼之鍼下驚汗疾遂愈弘治
九年詔旌其門曰孝行

盛全普安衛戍卒家貧而孝母恆疾齋戒三載弘治己酉三月母病革
不能爲藥度勢不可活詣城南龍王廟齋沐秉虔仰天禱焉質明剝腹
出其肝封之死而復蘇持歸其妻和羹以食其母衆聞奔至廟血跡在
地壁書盛全爲母四字恐死患及鄉人也有司憫其孝給之醫藥七日
而瘡母疾亦廖正德丁酉卒莆田林廷弼賦普安盛孝子歌曰君不見
塚中鵝其母死其子銜草以祭仰天絕頓死而同巢又不見林中鳥銜
食哺其母遶枝晝夜不飛去以翼覆母聲號呼物類固如此人靈不如
物家家愛兒如愛珠兒生母命誠須臾兒夜啼母夜起輒語溫言勤諦

視兒饑母不食兒病母猶泣兒出遠道母倚門黑風赤日思寒溫兒寸
草母春暉心欲報願則違不能致顯榮具甘脆床頭無金瓶無粟番思
一夜腸百轉母益病兒益貧母身重兒身輕兒身况自母身出皇天幸
燭兒精誠肝腸一縷入羹戴母命可生兒可死母病痊兒疾痊一時義
事誰與傳割股奚須並牙煩貧哉此子尤堪憐嗚乎貧哉此子尤堪憐
廷弼林見素先生也

寇公涂水隨其叔父大理裕菴公於京師一日聞父毅菴先生病嗽急
卽暮裝晨歸千里六日夜抵家侍湯藥不解帶四十餘日毅菴先生見
公至喜疾愈鄉人稱其孝感

何字新字子完博羅人性至孝父滔蚤卒每遇忌日輒悲慟不食事母
甚謹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號泣不絕聲獨居於中門之外不盥不
櫛不爐不扇衰絰不去身葬之日鄉人感其行致奠七十餘筵時積雨
輻車屈道隨在輓晴旣葬躬率子弟負土成牆自誅茅廬於墓側其居
廬惟麻衣草履粥罌薑藍而已形毀骨立哀動路人夜有虎蹲其門宇

新祝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盍蚤食我無徒相怖穴壁視之二虎左右馴如也迨曉散去夜輒復至每決旬易二虎如瓜代然宇新忽有危疾鄉人昇歸治之虎亦去疾愈還墓又復來遂視之若素豢者家無應役之童畜一犬每五日往候墓所有所需書片紙繫之遣歸家人卽其備使負至居廬廬前嘗有慈烏翔舞冬月梅先實竹孫枝駢出閭里婦孺莫不流涕感動稱爲何孝子有司以狀聞有詔旌其閭弘治二年當大比主司初入境藩臬諸公迎謂之若暗中摸索得何孝子者卽糊名不媿古里選眞足爲得人慶矣是科宇新果中式所司大喜宇新嘗遊白沙陳公之門陳公書卓行二字并遺以詩曰遠舍烏成陣終年虎臥門山梅初並蒂冬竹又生孫蓋實錄也計偕不第受業成均同舍生見其近體衣尚結衰絞帶牢不可解故事國子生次第試事書選亦視爲淹速於時同舍生皆推先宇新祭酒謝文肅公鐸大激賞爲紀其事弘治五年詔孝子嘗被旌者不次用之於是銓選破格授宇新南京光祿寺良醞署正秩滿遷宗人府經歷兩仕皆得贈父如其官母錄安人進宜

人請告展省卒於家

謝用字希中祁門人其父永貞因嫡汪氏無出納妾馬氏生一女永貞客外嫡苦之其姑不得已還馬氏於母改適余姓不知馬氏已姓四月矣月足姪生即用也明年永貞歸快然於懷其伯父廢翁寬之曰婦去而子存亦不幸之幸也永貞即持歸寄乳鄰母孫氏囑曰此離蚌之珠也幸善保之嫡聞之遂自收而鞠之踰年嫡生子同愛無厚薄用不知其異出也十五習舉子業善屬文嫡慰永貞曰有此可忘蚌矣永貞意終不釋用甫冠始知其爲馬所生恐拂嫡意乃謀於族人珣密詢之則又改適不知其所矣用曰弗得吾母弗已也遂因事與珣偕行日則哀詢於路夜則焚香以籲天如是者幾一載千里之內水村山郭覓之殆徧弘治壬戌孟夏望日暮宿休寧黃畚農家一寡嫗出問曰子爲誰用告以名氏及尋母之苦曰汝母爲誰曰馬氏曰汝非永貞之子歟曰然嫗卽抱用曰汝母卽我是也於是子母相告以故悲泣不能已聞者皆爲之揮涕明日歸告其父語未訖仆地旣而得命乃并其同母弟余浩

迎歸別室以居用敬奉二母曲盡其誠撫二弟恩愛俱至乳母孫氏孤
用養之不缺親族朋友咸稱之嫡卒感悔令用迎馬同居無間言焉嘗
語其族之女婦曰用善事我無懟心誠孝子也必食天報一日鄰不戒
火延及數十家至用舍風反無恙其考墓木拔勢西壓祠屋用懼急趨
之木忽東墜祠墓亦俱無恙人以爲孝誠食報之驗時用補弟子員觀
風使者聞其事列於德行優等月錄之廉糧所以維世教也君子曰用
之尋母與嫡母同處視宋朱壽昌一揆也一判河中一膳於庠同一見
旌於時也至其誠足以感嫡而動天則壽昌所無焉嗚呼孰謂今人不
如古耶

陳倫字斯常祁門人弘治改元夏夜失火家皆奔竄其父文耀公在殯
倫倉皇無措撫其棺而號曰父若有靈默相吾力以脫此災卽與其妻
昇出之後數人莫能舉時以爲異感

孝子虞謹字靜之世居南村之桃浦鄉孝子幼時依依戀父母父母行
飯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傳讀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涕尙書楊文懿

公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既長迎顏承志惟謹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祖翁憐其父衰且老命孝子代之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吳拜陸績墓次彭城訪劉士雋遺事過沛哭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其爲他人役文懿爲之請得免歸拜父母跪且泣曰兒不孝不能朝夕左右乃貽親萬里憂罪何可言弘治辛亥父遭痢孝子侍疾醫禱備極懇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毀吾身無災吾親久賴爲紋赤血縷縷見及卒哭絕復甦斂殯卒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爲一舉母入復徹去坐臥苦塊袒髮面黑如囚垢嘗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寢磚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備陳平生所用又作哀文三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逝哭飲哀奠一如其父遠其內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孰無室家之養子何自苦乃仰天拊心嘆曰予天地間一罪人也吾身亦已多矣違願其他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舊容因自號曰瘦齋尙書碧川楊公大參曰齋張公修

爲歌章以憐其志里中人亦稱曰虞孝子及虞瘦齋云先是月朔哭有白鴿鷓來巢寢室馴若依人聞哭聲則鳴鳴若助之者

沈周字啓南號石田長洲人父沒遂捐棄儒生業絕意干祿有諷之者輒曰若不知母氏以周爲命乎獨奈何趣尺寸之榮去離膝下也蓋色養無方母寢斯寢母膳斯膳扇枕席滌屣論以爲常母欲有所往輒翼輿刺舟挈甘旨以從年近百齡而沒孺慕者終其身母與一鄰嫗故相權也而鄰嫗災於鬱攸無以爲家母念不置先生踞而言曰夫人無苦請得延之母室旦夕共飯是鄰嫗無家而有家也母曰兒如是可也後巡撫彭公禮見其詠石磨詩詞旨淵蓄乃又高其行詣固請相見則固謝不往敕守令禮致之坐語竟日歡喜過望若欲收之幕下者先生測其旨頓首曰小人無狀不足以備牛馬使且老母困憊非兒無以起居望垂哀憐釋之返舍以全母子之命卽公賜渥矣公益嘆異

黃畿字宗大香山人補郡諸生同舍生攘雞贖酒邀之謝不往卽束書歸曰是固營業舉擅場者吾胡可與侶哉自是絕意進士舉隱居粵山

之椒平生未嘗袒露星月下夢寐爲不善言必叩齒籲天以謝居暗室抱寂終日臨妻孥無有情色天性至孝考君既葬日猶哭諸墓方晨有虎突至則俯伏而去旁有山人廖翼與一頭陀見之大駭讖不自覺也翼爲作黃孝子感虎歌歌曰黃孝子遇於菟孝子慟哭不自覺氣吞於菟恬若無於菟初來威烈烈咆哮未發石欲裂須臾俯伏孝子前叩頭致敬腰爲折吾儕旁觀股方戰孝子淚眼何曾見乃知至孝通蒼旻嗟爾於菟良有神

徐珪字信卿江陰人乙卯舉人弘治乙未會試適言官華昶劾學士程敏政書題于徐經唐寅證及于君乃與昶同下詔獄覆視朱卷在不取列其事乃白然卒坐黜名并其舉人亦去父鼎永州府推官怒其如此遂數斥詬君君亦自放達每出禮度家人邵宗源趙錮者以讒巧得志於永州數作不法君每痛懲之乃皆含怒以讒於永州疑焉比君偶失積圍黃金也乃笞侍僕於勉勉及其父眞亦積憤締結源錮讒君於母吳氏云君有欲將之心如陳南金舉也既久母亦信之遂及眞等各寓

書於永州永州卽以爲然棄官歸家日尋索其惡未幾君之羊食田永州赫怒卽入書室捽髮擊召諸家人以其未死也昇之庾室灰昧其目釘貫其顛積米于其軀體而君遂絕夫君不得舉人已矣乃并其齊民亦去嗟乎讒言之難明也久矣夫信卿求仕於國而以誣見黜求克乎家而以讒見殺雖或微行小節頗有隙致然而嬰毒冒害又何若至是烈耶則古之人不得於君親者又何言乎夫至愛莫如子也乃有手刃之慘夢寢亦不變鬼神亦不告疑若無天矣然君死之夕雷電繞舍遠近驚異而永州考諸家人無驗興悔不及則雖有天又何後耶至禍莫如身見殺也乃君旣不知逃而一時諸姑伯姊兄弟叔季未聞有被髮嬰冠之救疑若無人矣然君死之後哀有傳誄有詩祭有文至江陰有志載其闕達僮抱負書藝死於家奴所讒人咸傷之則雖有人又何後耶君之子中孚言及君事涕泗交頤或以怨天或以尤人豈不以君遭人倫之變耶

王軌字載卿江都人弘治己未進士性孝爲諸生時父病思食柿以非

時不可得遂終身不食柿

梁東之字宗海德肇人舉弘治辛酉鄉試仙居知縣性至孝友祖母溫病中裙屣踰身自浣滌兩月不懈初放榜下第者哭東之亦哭人問之曰幸得祿於主司而親不逮是以悲耳

陳獻章事太夫人甚謹太夫人非先生在側輒不食食且不甘先生在
外太夫人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母愛子慕惟日不足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先生從之御史王鼎曰此見先生變通處也太夫人耄康強如壯先生以古稀年願多病嘗慮一旦身先朝露不能送太夫人每夕具衣冠秉燭焚香露禱於天曰願其後母死也後喪太夫人服闋絕不衣錦繡日向者爲親娛耳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兵部尚書諡肅敏天性孝友未仕而孤後歷華要每念祿養不逮輒於邑哽咽二親忌辰齋素奠獻年且八十不能拜起命子攝之扶立其旁猶毀然

廖紀字維修九江衛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官廣西副使嘗於外艱解

官歸俄值寧庶人之變賊據九江城內外居民皆走避公獨守父柩不去後居喪走避者其父母柩多爲賊所焚燬獨公之父柩巋然無恙人謂爲孝感云

方重杰字思□□人故簡肅公□□冢子也少奇俊老成侍父官粵值黎人符南蛇構亂父在軍中歷三年所母陳氏病劇徧叩諸神扁弗効重杰皇皇一夕焚香籲天曰母以父憂子以母育願母生卽眇躬奚恤哉乃密持匕首割左臂肉和粥以進母啖之疾尋愈嗣有訛傳父遭兵郵者母輒驚怖卒重杰殞殮弗愆於禮哀毀殞復蘇年方十五也粵諸父老孳弗咄咄異之扶襯還遇夜雖風雨露次弗離荒林野藪聲嗚嗚孺慕使人不忍聞世宗朝巡按御史曾珮疏言其孝行詔立坊旌表王公恕爲太宰日疏題雲南按察司僉事林准奏稱雲南路遠母老不堪就養辭官則家貧難供朝夕至親無人可託乞要就於本處或附近府縣學校教授教諭以便養母情實可矜況本官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豈得已哉合無俯卹其情授以附近地方府學教授職事令其到任以

便養親親終仍除僉事職事一以慰本官母子之情一以爲臣下忠孝之勸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除授直隸常州府學教授